



【齐风鲁韵】

吴伯箫先生的 泰安情与莱芜情



□李皓

生在莱芜长在莱芜，个人档案上填的籍贯也是山东省莱芜县吴家花园村，可我国现当代著名散文家、教育家吴伯箫先生在世时，尤其是在其晚年的岁月里，喜欢对外称自己是山东泰安人，并且还给儿女们留下了“百年之后”将自己的骨灰“撒向泰山”的遗嘱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
追寻吴伯箫一生少小离家，辗转曲阜、北京、青岛、济南、莱阳、延安、佳木斯、长春、沈阳多地，最后又回到首都北京的坎坷经历，于诸多细枝末节事件的感悟中，用心触摸吴老生前内心深处的情感神经，我们似乎不难找到问题的答案。

吴伯箫于1906年3月13日出生在莱芜县吴家花园村一个半耕半读的富裕家庭。父亲吴式圣先后从事初小和高小教学工作，还兼任县教育委员，有着一年四次巡视全县教育的权力。诗书传家，自小在父亲身边接受着严苛家庭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吴伯箫，1919年高小毕业后，尚不满14周岁就顺利考入了地处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。从莱芜去曲阜，泰安是必经之地。寒来暑往，每个学期都要往返，五年的求学时光里，少说也得有十多次途经泰安的机会。由此，吴伯箫对泰安便渐渐熟悉了。他觉得与莱芜比起来，这是一个更有风度、更有文化涵养的地方。

1924年夏，吴伯箫从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毕业了。由于家道中落，且叔父吴式贤正在武汉读大学，父亲吴式圣的意思是让吴伯箫成家立业，借以减轻家庭负担。可在曲阜深受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思潮影响的吴伯箫想上大学继续深造，以便将来更好地走出去“有为也有位”。因此，毕业后不久，他即满怀信心地奔赴南京，同时报考了河海大学和东南大学两所高校，结果心高气傲的他落榜

了。回到莱芜后，怅然若失一时无着的吴伯箫，正苦闷间，在曲阜孔府任教、对吴伯箫也有所了解的莱芜同乡王毓华，介绍其到孔府担任孔子第77代孙孔德成的英文教师。乐为其事，吴伯箫即刻应允。乐见其成，父亲吴式圣在满心欢喜地送吴伯箫就职之后，私下里便开始筹备起吴伯箫的婚事来。

可吴伯箫并非像父亲想的那样自此开始“成家立业”，他看重的是孔府的学习环境，他在帮家庭减轻经济负担的同时，忙中偷闲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学业，以图来年东山再起。

依旧是很有规律地途经泰安在莱芜、曲阜间往返。兴致来了的时候，吴伯箫也曾动过顺便爬爬泰山的念头。可这种美好的愿望还未来得及付诸行动，他就被父亲“兜头浇了一盆凉水”：1925年1月的一天，吴式圣以“母亲病重”为由急召吴伯箫回家。吴伯箫急三火四地经泰安赶回莱芜，踏进家门见到的却是一脸笑盈盈的母亲。母亲告诉吴伯箫，父亲是骗他回家完婚的。

真是晴天霹雳啊！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他在院中的石榴树下给父亲下跪，执拗地不从。无奈父亲以死相逼。怕出人命，吴伯箫只好屈从父亲，草草地走了形式（只同屋和衣而眠两晚，并未圆房）。到第三日黎明，在小城悄悄贴出反对包办封建婚姻的“告示”后，吴伯箫便“逃婚”离开了莱芜。

返回曲阜途经泰安时，失魂落魄的吴伯箫心里五味杂陈。他是爱莱芜、敬父亲的。可此时的他又是多么地怕莱芜、恨父亲啊！经此一事，他觉得莱芜是无法再呆下去了，于是更加坚定了考学走出去的决心。

1925秋天，吴伯箫如愿以偿上了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预科。

考上北京师范大学，虽然实现了愿望，也有了落脚点，但“违了父命”的吴伯箫，自知从此以后老家是很难自由进出了。封建包办婚姻铸就起一道高高的门槛：认定退了婚就对不起亲家老友、坚决不松口不毁约的父亲，像两扇厚重坚硬的大黑门，紧闭着，让吴伯箫连去开的胆量都没有。

读大学的经费也指望不上家里了。无奈，假期吴伯箫只能寄居在学校，靠课业之余做家教，靠给报纸写稿子赚稿费，来维持学业。某年春节，他甚至窘迫到了要预支稿费维持生计的窘地。

然而，久处他乡，又有哪个游子不思念生养自己的故土呢！或许是泰安和莱芜留在吴伯箫心里的

记忆太多太多的缘故，1929年9月，在尚未完成全部学业的情况下，吴伯箫竟请长假，乘车赶往地处泰安的山东省立第三中学，任职教务主任。经济上实在是太窘迫了，他既想先赚点钱完成学业，同时也有意为毕业后的就业找出路。因为泰安他熟悉啊，并且距莱芜也不远，落脚这里，总会找到回家的机会和理由的。不想，仅仅任职两个月的时间，因为国民党党棍挑动学潮风波，吴伯箫迫不得已离开了学校。

回到北京师范大学，潜心学习了一段时间后，1931年2月，吴伯箫又与同学曹未风一起去青岛谋职。靠熟人帮助，吴伯箫得以任职青岛女子中学训育主任兼英语教员。让吴伯箫庆幸的是，在这里，他结识了郭静君，并很快建立了恋爱关系，最终成为终生爱人。

与郭静君确立了恋爱关系后，吴伯箫的就业有了方向。1931年夏天，拿到大学毕业证书不久，他即赴青岛做起了《民国日报》副刊编辑，同时兼任青岛大学教务处事务员。

在青岛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，吴伯箫边工作边与郭静君谈恋爱，还业余为报纸写稿赚取稿费，直至1935年1月调往济南乡村师范学校，任教务主任兼语文教员。

1936年8月，吴伯箫又调往山东省教育厅任第一科高教股主任。这年秋天，他与郭静君在济南青年会完婚，开始了琴瑟和鸣的甜蜜生活。

新婚燕尔，正当二人憧憬着美好未来时，1937年1月，组织上又决定调吴伯箫担任莱阳乡村师范学校校长。无奈，已有身孕的郭静君，只好只身回到青岛娘家居住。

1937年春天，吴伯箫因事路过泰安。许久没到过这座熟悉的城市了，往事历历，念及在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就读时校长范明枢（泰安人）的教诲，吴伯箫特地抽出时间，一路打听着到泰山脚下的一所小学去拜望自己崇敬的先生。师生相见，交谈甚欢。后来，吴伯箫还因此成就了一篇散文《范明枢先生》，可见师生情谊之深厚。

吴伯箫在莱阳乡村师范学校的工作是富有开创性和建设性的，后由于抗战的全面爆发，在任不到十个月，学校就解体了。遣散了学生之后，经过再三考虑，吴伯箫辗转投奔了延安。

吴家花园村的不少老人都还记得，当年吴伯箫在济南工作时，在未与郭静君成婚之前，是回过一趟莱芜老家的，起因是为其母亲奔丧。在家住了近一个月，“婚约之妻”不时从面前经过十分尴

尬，父亲更是不给什么好脸色。自知内心有愧的吴伯箫，虽度日如年，但他还是坚持一忍再忍，“已经得罪过一次父亲，我真的不能再得罪他老人家了。”

为了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，自1946年1月起，吴伯箫又奉命一路北上，先到张家口，后去佳木斯、长春，又到沈阳，一路为开拓大东北的高等教育事业“打前站”，直到1954年初调回北京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。

身居北京的日子里，吴伯箫时常念及泰安、念及莱芜。无奈，父母均已过世，“婚约之妻”仍“留守”家中，他不好回！他只能不时寄回些点心和款项补贴家用，借以表达自己对“她”无法言明的歉意；他只能把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，写进一封又一封给外甥亓举安的书信中。

“婚约之妻”去世后，据说吴伯箫是动过回老家莱芜看看的念头的。在写给外甥亓举安的信中，吴伯箫也多次表达过这层意思。可公务繁忙、公干多多，吴伯箫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错失机会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后，晚年的吴伯箫，似乎是下定了决心要回故乡莱芜走一趟的，他写信给外甥亓举安，表示要“借应邀到山东大学讲学的机会回家乡看看”；他还与几位山东文友相约，届时“一起去泰安爬泰山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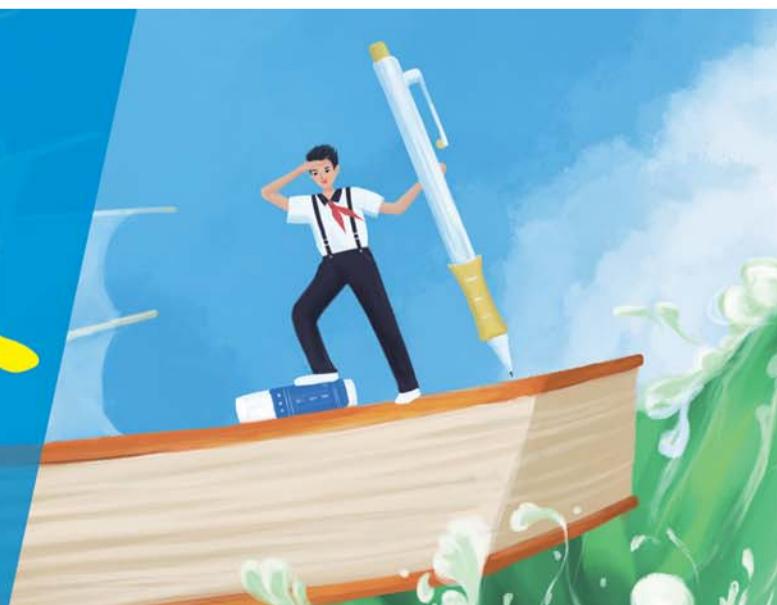
或许是应了“近乡情更怯”这句古话吧，动了真心的吴伯箫，繁忙工作之余，也在为回故乡做着这种那样的准备：他对进京采访他的山东记者说“抽空一定回济南、回莱芜看看”；他把对泰安的回忆和对泰山的感情，写进给泰安一中《语文小报》编辑组的回信中……

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。就在吴老十分上心地盘算着行程的时候，他被查出患了不治之症。万般无奈，吴伯箫只好将愿望写进遗嘱中，“把骨灰撒向泰山。借机会子女可朝东岳，登玉皇顶，看日出。眺望都没有到过的父祖的故乡”。

毫无疑问，对故土莱芜，吴伯箫是深爱着的！但当年违背父愿的决绝“逃婚”，又确实在他与故乡和亲人之间立起了一道屏障，虽看不见，却感触得到。越是有愧于故乡，越是有愧于亲人，吴伯箫就越不敢轻易举步。由此，在当年莱芜尚是隶属于泰安管辖的一个县的情况下，吴伯箫对外宣称自己是泰安人，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可诟病的了。他爱泰安，也爱莱芜。



编辑:向平 美编:陈明丽

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